



記

道州路濂溪書院記

道州路濂溪書院是為子周子專祠其址在郡城西偏
與郡學為隣郡學有先聖廟每歲春秋二仲上丁郡侯
率教授長山長各以其職事命生徒祀先聖於郡學次丁
則合祀子周子於書院之專祠每月朔望教諭皆然原
其初建雖由時君有獨祠濂溪之命亦其地勢適然故
祠事之專無間言者焉歲久祠宇寔壞至正壬午山長
張某議撤而新之郡士李某樂助以相其志工未訖去

代者歐誠能繼其事於是祠宇一新歲乙酉番陽吳侯
言未為郡判官仰瞻新祠而門廡弗稱謀諸郡長復加
繕甬蓋山長戴世榮又未代歐而郡士蔣通復請出資
改作應門四楹兩廡稱是祠之後舊為誠源堂堂之後
為故守高峰楊公之祠左有愛蓮亭及清遠樓後有光
風霽月之堂至是下故易新丹雘輝映世榮割已俸作
石臺於應門之南縱廣二丈橫倍之又率郡士文某作
警德亭亭下甃石為街絕直紙平中外改觀前此未嘗
有也先是周子有子二人長司封郎中壽次直徽猷閣
壽之後遷居江州壽之後居道州吳侯求得其八世
孫孟例世以其後人之類者為

書院山長以奉事遷居道州吳侯求得其八世
明年丙戌冬吳侯以漕事至瀏借世榮奉事狀謁于歐陽
玄請記以文玄惟周子祠事若春陵若九江豫章邵陽
諸郡皆有碑刻作者多世大儒玄於是記敘勞績紀歲
月斯可已矣然而紬繹父師之言亦有可贊一辭者不
敢以勦說辭也昔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言性與天道莫著
於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皆言性與天道當時門人可
以與於斯言者鮮其人焉子貢晚年始獲有聞故以嘆
美之及孔子沒知此者子思孟子西漢以下諸儒見其

彷彿焉子周子生乎子有餘載之下得孔孟之緒言著
太極圖通書泄造化之蘊發聖賢之祕如指諸掌故孔
孟之後首言性與天道者周子一人焉世儒或疑周程
授受不及圖書殊不知程子之言有曰天地儲精得五
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
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
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斯言不出於太
極圖說通書可乎孟子言天地之性程子兼言氣質之
性然後荀楊韓子之說俱廢氣質之論原於周子灼然
無疑者也且自太極圖說通書行世世之為儒者苟知
讀濂溪之書無不獲聞性與天道之言焉假令子貢復

生當歎今之學者得聞斯言為幸而諸儒有橫議於當
時者果二書之為異乎抑立論者之好異與皇元定宋
九儒從祀周子居其首尋又有制進汝南伯為道國公
蓋乾淳以來新安朱子最先尊信其書聖朝重朱子之
學以程式天下之士則周子之書益表章於世宜哉雖
然國家興學之地可謂至矣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繼自今教者以師道自
樹學者以善人自期將見真儒之効施於朝廷四方未
有紀極如是則書院之脩豈徒侈專祠示觀美而已矣
幼年侍先君子職教是邦讀書濂塾之側追憶往時來
游來歌之地因吳侯之請輒以舊所聞於家庭者附著

于斯焉吳侯肯字肯堂以教官入流選為憲掾進行省
掾歷南海武昌兩縣尹皆以善最為政廉明且知大體
云是役也達魯花赤塔海大中同知某寔綱維之其始
終協恭則經歷李時知事李信也

貞文書院記

昔在仁宗皇帝之世集賢大學士陳顥翰林學士承旨
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翰林揭傒斯之父來成學行師
表一方宜特賜謚以示聖朝尚德之意於是旨賜其
謚曰貞文先生至正三年夏四月中書平章政事帖木
兒達式右丞太平賀等又請于今上皇帝建立書院遂
以貞文之號賜焉其址在富州之長寧鄉舊山之陽

前挹遙岫後倚崇岡平疇曲谿聯帶林麓蓋揭氏先世
故居之地也其制為大成殿四楹於中殿之北為明倫
堂四楹殿之南為門四楹上為重屋門之南為靈星門
四楹別為貞文祠置明倫堂之後左為山長之署四楹
其兩廡為諸生齋居左右皆四楹齋之南又為屋各五
楹庾庫庖福咸以次置其上始于至正三年之九月訖
于九年之七月其後從子範經始之而元貞寺僧智辨
相之山長湯盤繼成之其山長則行省以儒士之嘗歷
學官為之其門之東屋則從孫德懋葺舊岡書院之材
所建也其靈星門則僧智辨之所立也其祭祀教育經
久之賞則里人之好義者割上腴田以相其事書院垂

成文安公與玄以同在史館一日詣玄以記書院為請
玄敬諾之喜而歸以語其子泂曰今日吾書院事畢矣
歐陽君已諾吾記矣越數日文安疾作又數日卒三年
泂申是請玄乃記之又告其徒曰古之學校為教事設
而政事出焉辟雍泮宮習射養老出師受成皆在其地
何莫非政事也後世學校雖治教事而特以祀事重焉
致其所始古之入學者舍菜先師未嘗專有所指而舍
菜之禮亦祭之至簡者也今州縣學校則必專祠先聖
先師於是國家秩諸祀典若夫書院則又多為先賢之
祠或其過化之邦或其講道之地如是者不一也亦嘗
攷其所始焉周禮大司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

為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學之名也古者教之以德為
先涵養德性莫先於樂故有道德而為師者其生也以
教人其死也人推本其教以樂祖祀之非必誅泗而下
若漢董子若隋唐王通韓愈氏若宋周程張朱數君子
之為先儒而後為可也矧夫書院興學校之制其始又
自不同東漢以來大夫士徃徃作精舍於郊外晉魏所
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者即其所也唐宋之世或因朝
廷賜名士之書或以故家積善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
在而讀之因號為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賾
學校故祀事有不容闕者於是或求名世之君子以祠
焉玄嘗循流而溯源蓋自入學舍菜先師一變而為通

祀自學有樂祖之祭一變而為先賢之祠自春誦夏弦
一變而為呻畢再變而為詞章又且黨庠術序一變而
為精舍再變而為書院學者苟不能知建學之初意又
豈能知為學之大功學校所重在祀事而宮室象設之
制日趨為觀美所任在教事而禮樂律曆之學或諉諸
專門違議所謂政事之行於學校者哉皇元超軼百王
務以崇雅黜浮為教以去華就實為學復古之機其在
於是貞文先生以道德教一鄉之人死而祠於其鄉稽
諸樂祖瞽宗之祭真無愧乎古人者也玄故著其所始
願以求正於好古博雅之君子焉至於揭氏父子以稽
古之功脩身之效被遇兩朝垂耀百世何謂焉者之

榮猶有待乎論述也夫貞文先生諱來成字括夫以子
貴累贈通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
先謚貞文國朝處士易名之典自公始文安公諱侯斯
字曼碩卒官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贈護軍謚文安父子並爵豫章郡公二公懿行偉節
各有列諸別碑云

袁州路繕脩記

宜春為郡介江湖間山水清隩風氣厚密其神能灵其
民能淳為厥長吏固俗易使導以身教利建事功至順
二年冬十二月通議大夫錦侯不花權由容臺來刺名
郡私未默突畢飭在公乃睇府治東挂西楮徂厥門廡

上漏傍穿部使之館賓幕之次以及燕休之堂登眺之樓游息之園觴詠之亭府史胥徒脫閭廡廝奮有位置今穢不治或傾欲隳或危欲壓維時錦侯乃諫察案乃咨賓屬宿戒父老斯徵富民進而爵之侯乃言曰治官猶家家之隆替觀所恒居垣墉虧疏庶陸夷削凡百盛隆推是知之視彼富潤有覺斯楹勢固不侔亦所自致矧今牧守視古侯伯維今富民其道視子其分視臣爾退而處服御華好側睨長上居懷貼危從我遑郵寧汝獨安吾嘗觀風考察部屬有司興繕弊有二焉民賦力產使容奸欺官督期程工售濫惡苟完未幾馴致朽撓粵有文吏拘牽故常事在得已輒持兩端喻容目前遣

患取後迄夫淪胥滋以病衆斯二弊者吾實恥之今及汝約恒產高下推次惟女工稍多寡陳力惟汝官不督迫吏無徵呼汝某治甲汝某治乙我惟示成有不樂者疇抑汝配於是父老曰便富民曰宜言訖飲酒罷而與期及期子來並手角能植者用壯承者用隆冪者無露慢者無壚穢者砥平磨而甃之丹者黝者藻者繪者無或滂濫後先工訖完美如一突突從衡楹數百計悉前所陳煥若新作侯乃練日共具牢醴合樂落之又進父老及諸富民爵如初儀為之言曰維此宜春郡治奕奕山川發靈神降純嘏賜雨時若省年穰穰民富以教士秀而文吾幸處此與爾同休去即傳舍凡厥洵美汝世

享之守何與茲父老富民咸下其手合辭報公且矢於
福願錫蕃祉與洽俱新天子萬壽百度斯甄公敏且潔
宜為蓋臣居匪奉已示我等倫我民於變不戒以信受
命工上服勞其親筮占在茲施我子孫無遺公憂以愧
我民參軍楊搗奉圖志書來求予文予核其事辭以繹
之且告來者嗣而續之有廢不理衆手搯之搗從予遊
為我石之是役初作郡牧之長伯頌帖穆相與飲之用
迄于成是皆宜書尉韋元輔寔董其事吏宋必達又宣
力焉侯至之明年壬申九月傭工又明年癸酉七月竣
事記以是年之八月土木金石埏埴壘斷工費若干既
集衆力不會於公無從稽云

安成李氏重脩安賢義塾記

安成李君辛翁初作安賢義塾於州西郊一倣書院精
舍之制禮殿廡門講堂齋舍各有其所未幾即世規模
有未備者子剛慨然念先世美績無加於此乃割上腴
田若干定為教養恒式出納恒度凡可以經久而不廢
者一一講求而完美之於是塾師劉君權具事實謁予
記之子嘉李氏有子之能繼承也又感義塾之作是蓋
君子至公之心而古道可復之機也為之記曰昔者先
王為井田以養民為鄉校以教民周衰井田法壞斯民
貧富至於相懸鄉校法壞斯民賢愚至於相絕而君子
小人之事判然兩途賤日益多貴日益少法日益密禮

日益踈後世興者雖汲汲然設為教官之任而并田經
界勢不可復郡邑教養豈能徧及齊民也哉有富而好
禮之士出而建義塾焉義塾既作一鄉之士患不志於
學不患無從師之資一塾之師患學者之不勤不患供
億之不繼推此至公之心求復世道之古其機不在茲
心乎師道由是而立善人由是而多風俗由是而美義
不可勝用矣禮門左之堂曰塾塾之為言熟也吾固願
義塾師友之至斯也教者熟於其教毋致扞格而無序
學者熟於其業毋致寒暴之罔功如是則無負李氏建
塾之美意矣李氏安成大族宋末累以著述獻于朝其
貢名天府者接武卒翁號一峯剛字立中世以文行

茶州里云

趙忠簡公祠堂記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為夫
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為相宗王以
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翬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書中
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為相
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
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
氏門人散亡洎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
文公熹之徒之為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皇
元燭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朱書北渡江私筆以授

學者許文正公衡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
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試於有
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趨於正時相尋定濂洛以下
九儒及衡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
忠簡公六世孫箕翁請即解之聞喜縣學為忠簡祠其
辭曰公當宋南渡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于今
有功於斯世甚大宜祠其鄉曾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
部告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
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為何致是烈也
及畧考近世儒學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化之
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嗚呼是祠豈細故

我公師邵伯溫友胡寅其問學原委措詞
史箕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察見于斯

保觀祠堂記

保觀祠堂者安成劉君尚節詞其七世祖考保觀先生
者也先生諱作字賢礪保觀其號居袁吉間地曰秀源
在宋乾淳一時聲光燁然起于郡邑初用世賞授將仕
郎辟贛之安遠尉母老不赴中歲韞德抱才不屑世用
友當時搢紳清江兩尚書謝公昌國章公茂獻廬陵楊
文節公廷秀皆定交筆硯骨鯁如胡忠簡公邦衡亦深
見結納其他名賢不可悉數百餘年以來世代變遷遺
韻日遠諸孫尚節幼負志氣讀其遺書慨然慕其生平

懼其親盡既久後人無所瞻仰謀即故居建祠堂以致
專祀而諸賢翰墨存諸碑版者亦復散逸尋得忠簡公
保觀記跋及謝公諸書又漁父來告某潭有石狀如碑
以手切之有字尚節使沒者群入助漁舉石出果左宣
郎劉君廷直所為保觀祠堂銘也他日營父葬於白石
岡極地三尺得碑卹勿音宰沒讀之又永州通判董德
中所為保觀先生祠記也於是尚節益喜繕祠益勤至
元後庚辰春祠成置龕奉保觀主列碑其前議割上腴
田若干以給常祀擇日率族屬子姓祭以告成茲事而
飲族屬舉杯勞尚節曰保觀往矣非君之賢祠事曷
能出二碑以相君志也余至鈴南族中

世為婚姻尚節謁予文為記予惟警宗祠于學鄉先生
祠于社尊有道尚有德也此禮廢已久保觀祠堂雖成
於其後人異時郡國因循幸以復告朔古道其廢幾手
乃為迎送神詩遺劉氏子孫使歌以祀先生詞曰
吉之楮兮表之齋介兩郡兮大容羅昔賢居此兮物無
厲物無厲兮民有歲道之耕兮德之刈刈德兮耕道深
資兮觀保保觀兮何為山有碣兮水有碑碑無沉兮碣
無塵曾孫有祠兮傳千世世幅巾兮溪衣先生來歸
兮無我違違我兮焉從從諸賢兮詠歸事有刈兮俎有
肥芳菲子闔兩扉不齋王兮山有輝微先生兮後人
依

安先生祠堂記

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守為一國之所慕雖當世英君竝辟操其揔攬豪傑包舉宇內之禍一旦遇夫爵祿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怡然企手先王道德之懿真者貴於己之所負挾者而後上之趨向定下之習俗成斯人者功下韓孟哉元有國以來學者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靜脩先生方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嘗一造劉也顧得其傳於濼洛考亭者知之為甚篤行之為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亢明爽梯級峻絕士親炙者寡安氏簡覲和靜襟韻散夷士樂附者衆異時有祠宜乎抑自先民石峯怒齋兩先生以學淑其鄉蓋三世百餘年于茲矣此又祠之所由作歟敬仲既歿門人蘇君伯脩貽書同舍稟稟城西管鎮李君士興請祠為鄉先生士興議克合乃築于鎮作三室而奉之自敬仲上而至於石峯怒齋咸有位焉明世美也落成率里塾子舍萌歲時具蠲所事至是伯脩請予記之然予記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論東漢名節而始嚴光乎漢至孔張末之儒也矣微光東都士何自作新哉光未必知道也而且如彼而况吾濼洛考亭乎而况吾容城乎夫誓宗祠于學鄉先生祠于社古典也誓宗久無聞鄉先生有祭自伯脩士興始以是知古道無難復人患不為爾繼自今西管鎮之俗

日益以厚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學而遠勢安氏之
澤其有既乎讀是文者尚知所始石峰諱滔恕齋諱松
敬仲諱熙出處詳見家集云

秀川羅氏祠堂記

先尚書公遊鄉校時善校官羅子遠子遠廬陵秀川世
族篤學力行有詩文傳於世後為朝請大夫主權貨務
言賈丞相專權誤國棄官去子家藏其遺墨思欲見其
子孫今其族孫仁達過予為人英敏有為為文雄暢有
氣予於是喜先友文獻之有傳焉仁達徵予記其秀川
祠堂其言曰吾祖大時府君著籍秀川四傳至南塘府
君家日以大府君之子若孫始割烏石陂腴田若干畝

為祀田時宋嘉祐二年也其後乃貢于舍貢于鄉登第
于禮部凡百數十人於是蓬山先生溪園先生與其子
蒼崖公礪谷公推廣祀田遺意追遠則有拜墓有合祭
合族則有族譜有聚拜迄今三百餘年祀田世守如初
族雖散居昭穆秩然必不可亂邈在萬里相見相問外
有骨肉愛不相視如途人是皆吾祖貽謀之德與前聞
人善述之功也惟祠堂未立合祭聚拜無定所議者咸
病焉按家禮祠堂在正寢之東貞之居廳事之東有堂
曰遷縣凡十有八楹其深二丈有奇其袤稱之堂之前
有軒軒之外有亭高明深觀宜祠乃請掌記務本翁以
為祠堂祠大時府君而下八世至十二世各圖分派之

祖止其有行誼有文學有爵位者特祠焉於是禹圭與翁之子繩祖第一圖孫瑛第十圖孫蘭復買田為洒掃脩治薰燎之費自是合祭于斯眾拜于斯與祠田相為永久以卒前人之志先生幸一言以詔來者子既嘉仁達之能世其學又嘉其宗之能念其祖竊喜載名姓其間自附通家之後有榮耀焉乃諭于眾曰惟大姓其祖必有隱德非德無以蕃無以著無以久久則我後人念之宜也念之念之奉其烝嘗云乎哉行其揖讓云乎哉思其人必繩其武食其德必篤其慶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以詩書禮樂為教以孝弟忠信為行達則澤其民窮則善其身使國人稱頌之曰幸哉有子孫若此祠堂之作為不虛矣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秀川子孫其勉之哉時予宗方作祠堂于故鄉以書來告成秀川去子故鄉百里而近而祠堂之成適相先後於是喜德之不孤也乃以斯言為吾氏告亦以告之秀川焉是乃通家之道也

仰更齋記

臨川先生扁安成劉氏讀書之齋曰仰更劉君方升屢余客彭斯文來求予記初方升之大父號更齋先董鑑君耘廬記之故臨川先生之命齋名也寓其大父之號焉夫仰更之義始於子貢之言嘗意其當時必有所謂然日月之明未嘗息者也故人仰之於既更之後初不

改於未食之前譬諸君子能存其心於寡人之正其
違而去之亦暫焉而已耳若夫本體之明則固未嘗
也余幼讀孟子至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等章見其
列聖所為憂勤惕厲之事至於孟氏自託孔子之意
下四章脉絡相屬而其卒章乃言君子小人之遷
世而盡初若甚無謂也已而思之蓋以明親有盡
無窮耳夫日月之不息其明君子之不失其初
理之所以長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者也更齋之
更臨川之益之以仰其旨不如是與在禮有之先祖有
善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責在吾方升矣知三
天

齋先生一時如西礪葉氏及清江之蕭氏皆
山皆善之至方升克世其學

吳氏觀樂齋記

石橋介攸輿天水間有二郡文獻焉吳君明父之季曰
禮遜堂而藻播而嘉禾者也弱冠捧檄司直鳳臺予漫
游至斯邀予至其家見其翁季唯諾伯仲垣堯信平其
名下無虛矣所居西偏因山以為讀書之齋謁余銘之
將以號焉乃命之曰觀樂其事則竊延陵季子之於魯
也其義則以明君子之立禮所崇乎成於樂也記曰禮
者天理之序樂者天理之和然聖人之於禮必繼之以
樂者蓋禮有所不達樂也禮有所不行樂也何謂所不

達何謂所不行位也者人不厭高而禮辭高不辭卑財也者人不厭多而禮讓多不讓寡渴也而禮掣之時也不敢先長而爵也飢也而禮拒之咽也不敢先長而食也如是則辭讓之不可長也勉强之不可久也適為之樂焉融液其交際而辭讓出於欣然導宣其湮鬱而勉强至於安然矣昔者吳之公子真有見於此乎季子之遜有禮焉可以勉強言也而吾知季子之觀樂所謂樂其樂者也遜行於其家而風動乎列國之觀聽遜得於所性而脗合於先王之聲容其南也其雅也其韶也其夏也是皆以雍容登降為樂而非以垂手打格為樂者也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仁義是也吾亦曰季子之

於樂樂其禮也樂其遜也其樂斯二者之謂乎或者曰觀樂可也遜如季子未易言也余曰噫人能克無放飯流啜之心禮不可勝用也人能克無疾行先長之心遜不可勝用也而獨季子乎哉禮遜事親也恭從兄也順務學也敏遇人也溫是殆甘受和而白受采苟觀樂也不豆籩於辟雍則哱弁於曲臺矣小之不有得於美哉風颯之魏乎大之不有得於美哉泱泱之齊乎則余之名齋也而豈徒哉而豈徒哉高山仰止自予言始則幸甚

遜齋記

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乎聖門高弟固嘗有如是之問矣近代有行之者司馬君實之類是也蓋人之一生

苟有得於一言而合於道則其生平精神心術凡見諸
行事者莫不於此取則焉故雖一言也而可勝用哉君
實之於實自為兒時至於相天下終始惟一言也然則
守約之道顧不至當歟吳君禮遜佳子弟也學殖之務
尤孜孜焉嘗請於予曰吾於遜一字也深有慕而未
願仍遜以自號何如余曰旨哉言乎非所謂一言而可
終身行之者乎夫遜也者吾黨之士入門第一義出門
第一程也在禮入學數篋即以遜為先說命亦曰惟學
遜志蓋善之於道慊然如有所不知而後人告我以知
退然如有所不能而後人告我以能謙以受道抑以從
人茲非入門之第一義乎夫子曰義以為質而遜以出
之義之在人猶物之有幹也然辭焉而弗婉色焉而弗
愉則嚴者愈嚴而義有不可直遜者矣婉辭足以達意
愉色足以致和茲非出門之第一程乎今吾禮遜學道
則猶升堂而望入室者也涉世則積跬步而至千里者
也舍遜何所循而進何所躋而行哉雖然遜以出之又
不可不信以成之也信以成之則如君實之守其實而
後可也孟子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吾
於是亦云

譚氏肖山記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人言師有父道不知父亦有師道
也父有師道則取之遠而見之的確而慕之深故

能用心專成效速也然則人之有賢父兄天下之樂孰
加此哉余從攸士聞譚君古山之賢三千年蓋嘗周旋
群公先正間猶能衣被乾溥以來之風裁者也今年至
是邦雖不及識古山幸友其子天球中剛外和之麗行
則攸學無少長疏戚咸謂余曰天球今之古山也故自
號肖山以著其志而天球亦出璜溪丁魁所書肖山二
大字且言吾有丁字寶之有年君其為我發揮俾不至
湮鬱幸甚余於是復於天球曰古之師其親者周公
伯禽晉文襄即功業者也茂羅良辟強師才智者也大
史氏談遷鐸氏歆向師文章者也然皆君子所務者也
君子之所師惟其道相似而已昔者顏氏子之於

也步亦步趨亦趨亦於其道而已故夫子有視子殆三
之言然孔顏非真父子也矧其真乎且道一也古山之
學學孔子者肖山之學亦學孔子者也苟能速肖其道
焉豈獨肖其親而已哉儒者自孔氏言必稱聖賢不得
以為楷古山諱用顏氏子字而字曰希聖豈非希顏而
學孔子者乎故用是以相肖山之志

芳林記

宜春郭廷秀世儒家子也因其所居之地名著號曰芳
林屬予族兄宜翁求予為之記予復之曰藺生深林之
中未嘗不自闕其芳也人以為有國香而服媚之藺欲
自遠於當時其可得乎君子脩其身於暗室屋漏之地

而聲流於四方萬里之外亦豈所願哉且夫芳林者君
之所以自況也余雖之一日之雅而樂為君記之良有
以也夫殆猶蘭處於僻而芳播於遠也雖然蘭或挫以
事上或佩以修禊而其芳烈之氣不改於深林豈非其
性然與草木無情能一其性人惟有情鮮不汨性君子
存之蘭莖同畦不混於植蘭鮑同室不移於溱斯以異
乎衆人也吾聞廷秀之風清白之操使一日而進諸市
朝吾知其無愧於芳林也卓矣請以是為記

圭齋文集卷之五

圭齋文集卷之六

記

分宜縣官題名記

分宜縣袁上邑置達魯花赤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尹
以上省選丞以下部選起至元十三年丙子迄今至正
二年壬午六十又七載仕于斯者接踵而邑未有題名
後儀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年官政脩舉
乃考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到罷歲月悉登載諸石玄適
訪族邑鈴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玄嘗謂題石之
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為勸善也而其道寓焉士庶官

服采人品不齋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志皆為三歲終更身去是即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臧否何可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為炯康也久矣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郵者非才而闇於事者也求為有名至於生事以厲民者有才而過乎中者也玄既為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為戒趙君為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鈴岡之人繼自今受廉勤之賜而被愷悌之福於無窮也

分宜縣學復田記

昔前宋咸淳癸酉分宜民曰宋應槐訟其鄉有田稱梁子思所置立戶為萬壽巷長明庄者崇法院僧正冲之所作偽也宋田今寺已有常住田不得買民業冲違法私買妄稱梁氏所置故應槐發之漕使鍾某閱實據法罪冲等而沒其田以畀分宜縣學養士士刻石為記其文載縣志甚明越二年宋亡分宜內附其田租歲入學廩前後凡二十有八載大德己亥庚子縣學直學鐫應丑死其子自昭受崇法寺僧錢盜以本學砧基簿賣之由是僧恃力奪田學雖有文移在官求與僧論直而儒多寒酸學官滿三歲率去力莫能競僧挾其有餘之資又歲收所奪田租以助其力故訟連年不決延祐間江西僉憲薩德弥實按問至邑攷覈始末以田歸學僧又

凡前代之所予欲亦惟其是之從耳世祖皇帝在位崇
儒之詔累下其以贖學錢糧為養士之資者既久則分
宣之學田寔在其中矣成廟即阼又明有諸人毋得侵
占學田之旨由是考之分宜縣學之主是田也在宋之
日甚淺在皇元之日甚深由丙子內附至於庚子二十
五年間田固學有也僧於斯時未嘗起而爭之也直至
劉自昭盜賣砧基之後始生詭謀則其枉直較然易知
也已國家近年田令民間田宅僧道不得為隣不為隣
者不使買民產也後至元以來又著僧道買田之禁使
正冲私買在今日之法亦豈得為寺業乎嗟夫士四民
之一僧亦自民出者王官奉命以司王民之直於斯
二者豈容心於其間哉事枉則必復事直則易斷趙信
之明能信其直故無疑也田在儒林鄉土名良步等處
計一項二十三畝三分六釐歲入租七十三碩二斗一
升又有一山園地計五項四十三畝一角亦在其處云
是役也儒之宣力者曰某特附著于斯

求志堂記

安成彭君自堂名其讀書之所曰求志二季幼學尊聞
以文來贄而謂予曰先君子作求志堂而有齋志於斯
者以未有記也願為我成之予乃記之曰隱居以求其
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先儒釋之曰求
其志者守其所達之道達其道者行其所求之志唯伊

尹太公足以當之其次則顏子庶乎此而未及有所行
故夫子為是嘆也以是言之大哉翁季之名斯堂也夫
雖然昔人名斯堂也非不知人之以泰議我也王子藝
問士何事孟子曰士尚志及問所為志則曰仁義而已
矣伊尹太公顏子之三聖賢亦豈能外仁義以為志乎
故士志三聖賢識者猶不可謂泰未聞志仁義而議其
為泰者也予嘗憫夫世之人求在外者求不必得而鮮
有憚於求者何其多也今賢翁季能求在我者而已又
何泰堂俯盧江揖孤山佃安成郭前有樓扁清高有亭
扁會文又有楹臨池曰知樂足領一郡之勝斯則自堂
所以遺其後人為藏脩游息之地者也

世綵堂記

淶江廖氏自其先代積善于家施惠于鄉世保醇德居
多耆年至宜山府君子孫衆多第祿豐腴晚歲康健身
享榮養歲時上壽綵衣成行才俊疊見里人榮之因取
宋名臣廖剛用中甫家世綵舊號為其堂扁余家距淶
江數舍雖未獲升世綵之堂而先內翰於宜山公友契
兩家子弟往來稔甚有名士元字泰福者廖氏之令器
也謁余以斯堂之記余惟世綵之得名自耆來子為嬰
兒之狀以娛其親始余嘗評之耆來子愛親之心純一
無偽一時感觸發不容遏故忘耆耄之齒服婦孺之衣
追童乳之態以真其親萬一之歡在其當時已非不知

親非不悟二者之天相契深愛其所為喜蓋有不期然者不然一時嘻笑之適何能使人千載之下想像而稱道如其盛耶在禮子事父母之飾剪髮夾親在子雖老不敢去之不敢忘赤子之初也深衣之制具大父母父母者之常服歟戲之為言將以取戲等事而云耳雖然吾於此有以語廖氏子弟矣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也君家用中甫之為中執法也守正不阿名震遠近當紹興時其曾大父母年九十竊意高堂垂白之親見其曾孫負一世之名公退委蛇偉然羔羊素絲之風志夫南陔白華之養其為世絲也斯亦大

矣古之孝子出而治官入而治家周旋進退於夫婦昆弟朋友宗族鄉黨之間如執玉捧盈惴然自持者無往而不為事親之地也親之可悅與否非敢計也求無忤於己庶無忤於其親矣吾願廖氏世世子孫之升斯堂者推是心以為立身顯親之道焉雖中執法之事業可能也豈獨踵其美名而已哉國家混一初年宜山公以薦受宜山縣簿尉壯歲勇退不仕近年賑饑募民入粟補官公發穀萬貳畝不受朝省旌表其門又為義廩凡宗族親戚及里之貧者婚姻喪葬輒助其不及殮無殯者為棺以給之割田數百畝為義舍百區以館從學之子弟禮聘名士以教之余嘗為之記平居奉己清約遇

人謙撓獨好施予如此子膺福號玉峰泰福號納菴伯仲皆肖其父生長華腴而能被服詩書殊無膏粱之習故所友多名士大夫其他子姓之賢有未能悉數云

坦明堂記

古杭山水之秀莫秀於屬邑之臨安蓋錢武穆王之鄉也其民多豪爽而後邁章君子明居是鄉鷄山之陽胸次磊落所向通敏壯遊四方名士大夫樂與之交余近年因侍講揚廷鎮識其人於京師余老告歸瀏上遠來訪余曰昔也冠而字父兄命之曰子明拜而受之自是厥行平生允滂濇泮涇之事秋毫不敢匿於厥心以承無負於父兄命我以明之意今作堂於其家因扁之曰

坦明願聞一言以自警余進而告之曰易有之乾之易知說易者曰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易知夫天之為道幽且遠也究其所以然亦惟坦明而已爾語曰君子坦蕩蕩君子之異於衆人能存乎天也故其類為陽小人不能存乎天也所以回互糾結闇昧陰熾人莫得而測之故其類為陰豈獨使人易知哉在己亦易行也人已無忤焉往而不坦蕩蕩乎今子明志趨於明而心措於坦知先務矣守之以不欺行之以不息他日為君子之歸孰能禦之其別授之以辭辭歸而列之于坦明之堂以為記

繼善堂記

錫性存者安成人也居鄉以孝弟聞客醴泉十餘年士君子咸尚其信義頃因其友浙人章子性明來求余繼善堂三字既而求予文甚動予得無言乎夫孟子言性善至矣盡矣易大傳言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詳其旨意性未賦予以前善已具於是乎蓋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具於陰行於陽繼言行也陽之所施凡見諸萬物發育之功者無非善也萬物生而是理賦焉受是理以生者斯之謂性成言具也道具於陰行於陽知斯二者之蘊則造化之能事畢矣是故善即性性即善繼之者此善成之者亦此善也人能明其善以復其性則抱負二氣以為人可以無愧於兩間矣乎吾聞安成醴泉

皆多明經之士而性存儒家子其以斯言講求之

精道堂記

吾宗性翁居安成郡北之鳳林寔安福府君之五世孫達明處士之裔世次於究文忠公肇派為近十有一世府君號精道居士父子祖孫相繼科目一門凡五六膺丞自於故居作一書院名曰精道堂與仲子光叔子幹居之世代變遷子孫榮悴不齊幹之後有委棄其先業者於是堂之基址兼并豪家鞠為榛莽性翁於是又八世孫奮自樹立慨然復之尋得尚書謝公良齋故題堂扁乃除故址作廳事一重樓一重堂一堂之北楣揭精

道堂故扁既而具始末謁文宗盟以訓後裔余辭不獲
乃記之曰在易有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
暑來暑往則寒來陰陽屈信以成萬事萬物之變何有
紀極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
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斯又吾身之所為
屈信也堂在居士之身信也久矣屈於中葉性翁信之
繼自今居斯堂者亦惟備人事之有恒以制氣化之靡
定可也惟能內外交養則精義崇德之為屈屈可進取
致用利用之為信信可長守矣嗟夫精之為言察乎理
欲之幾順理者無不裕從欲者無不危裕則堂日以興
求去夫從之危耳為吾精道子孫尚勉之哉堂作於

至元後戊寅之十二月壬子成於己卯之正月辛未遷
遷居焉至於庚辰子舍連舉二雄陽類之信自此乎始
故特記之

讀書堂記

廬陵永和蕭尚賓為二十有一世能根柢儒業非但綠
飾表襮而已也六世祖子信能屬文善胡忠簡公公予
田贈金辭薦以官又辭問所欲則曰富貴非所願但得
世世子孫讀書立身以廣活人之功則亦足矣忠簡笑
曰君所謂薄於利而厚於德者乎書讀書堂三大字以
遺之使以勗其後人焉至其大父震甫號竹軒又繹其
說曰醫道由儒書而出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舍儒而言

醫世俗之醫耳尚賓之父德祥乃拓室之東偏作讀書堂揭忠簡公之扁以志其先訓焉尚賓游京師具願末謂余為之記夫儒者讀書以正心術為務醫者讀書尤以正心術為急心術正則學術亦正心術偏則學術亦偏正則人受其賜偏則人與己皆為所累矣近世儒家子孫往往擢科第人以為有陰德行斯陰德自心術始故為蕭氏願之

聽雨堂記

人生俯仰穹壤間耳目之所觸心志之由生士君子仕而慕君則見日而思長安出仕而思親則見雲飛而思

日而遠別則聽夜雨而思同氣近代眉山蘇長公送弟
子由之官有夜雨何時聽蕭瑟之句後世弟昆之在宦
遊者往往諷詠而致思焉安成大姓周君士能生以遺
腹其兄士私亦六周星而孤幼同艱貞今也競爽皆以
儒弁服綵明時士私今龍南縣大夫士能今南豐州幕
官子叔量又辟為公府掾一門宦業鼎盛而南北相望
道遠時時追懷少年之况味真有味蘇公之所深思者乃
作堂於家扁曰聽雨以志翬翬焉先是士私有樓曰歸
雲余嘗記之至是叔量致尊公之辭請記斯堂以文嗟
夫君也親也弟兄也朋友也人之於綱常一也日也雲
也月也雨也人之於見聞一也其感於外而動于中有

淺深焉此士君子之所存異乎常人者也雨注於雷其
聲鞞鞞滴於階其聲浙瀝馳於竹松其聲屑窅春而聽
之有發生之意兄弟之和氣怡愉以之秋而聽之有寂
靜之容兄弟之神凝慮遠以之所以然者豈有外至哉
予同母兄弟五人今皆黃髮之叟予晚迫召命力疾而
至京師因叔量之請蓋益知聽雨之狀而能述以言者
焉遂以是記

霞外菴記

宇宙間雲霞雨露同一氣也而有別焉雲陰霞陽雨露
生物為陰中之陽霜雪反是以能肅物也夫朝霞雨
霞夕霞是以

名也是故其珮曰飛霞陽精騰上佩之可步景矣其食
曰殮霞陽氣充實食之可却粒矣道士亟取於霞蓋如
是與壽昌觀周允中鍊師作菴名曰霞外謁余文記之
因與論陰陽之妙且慨夫田野作勞之人朝夕而候雲
霞詐知陰陽之理有如是哉若允中之謂外意其別有
超然之識離於二氣之表者斯則方內之士何足以知
之

永思菴記

永思菴者安成王君宜遠廬其親之墓而作者也宜遠
之先君子是為梅邊先生梅邊初入太學尋丁外艱自

以不得與大人永訣終其身不願仕奉大夫入至孝三
十年不懈大夫人亡廬墓者三年孝感昭著宜遠天性
純篤才氣超邁被先生身教世以孝行聞鄉里先生疾
書夜扶持衣不解帶者二年先生歿慟至嘔血幾絕乃
蘇既塋結草如繭寢處墓左哀至悲泣苦草為腐風雪
射虎不避久之母命再三乃歸服闋猶不食鹽醬蔬果
今宰木已拱言及其父哀如初喪每食稍甘必遣人馳
奉墓所歸乃就食里人表其阡曰白華所居曰永思然
皆非宜意也其友劉君省吾來京師具言永思菴之
所始謁余記之予之在京師也四方之士來謁為其父
况求記其樓居齋室者蓋多若永思菴者則友人懼其
行之無聞於世而記之者也孟子言五十而慕者於舜
見之曠千百世而見一五十慕親之人至終身之慕猶
推而知之則孝子之永思不既難乎梅邊於先君渤海
侯為同舍而又同甲有通家之好感良友之誼記不得
辭宜遠名留孫弟初遠名壽孫乎遠名敏孫來遠名州
孫學行皆能肖其父况云

臨溪亭記

安成李君鼎翁好賢而篤義里大夫士樂其善而親其
賢而鼎翁又能同其物外之樂固自樂之存諸中者沛
乎其有餘裕也家居枕溪水作亭並溪以醉翁滁亭
記語名亭書來暨圖屬予記余少年有山水癖壯乃為

祿仕今老矣未能去壯之累而時有少之趣聞客談幽
居之勝恨不欣然舍己而從之况見吾昆翁之圖乎何
時與臨溪分坐俯闕清流毛髮可鑒潛鱗游泳不避人
影清風舒徐漪漣回旋悟溪之有文也霜瀨激湍石齒
玉雪喜溪之能聲也操琴而歌曰溪之水深且清兮我
濯我纓溪之水清且深兮我濯我心纓有塵兮尚可心
有累兮曠將無以憐我外潔靜兮中明娟我與溪兮各
全其天

歐公為此文時余扈從上都歸則公已謝疾去明年
十月鼎翁之子本禹求予書歐公年未六十欲分臨
溪之樂予垂七十而書此可愧矣揭傒斯識

竹西亭記

安成郡南劉君定宇強仕之年蔚有雅操即所居西偏
闢圃作亭圃有林竹內翰揭公因名其亭曰竹西定宇
又因以為號聞予至其里中遣子仲炯謁予為斯堂記
因思昔人之名宮室徃徃指實而已爾或識其耳目之
所接或識其時序之所遇或識其面勢之所居魯之壇
曰杏齊之宮曰雪東觀曰東南門曰南比比皆是後世
務加美名古意泯矣善哉揭公之名亭亭在竹西據實
而已爾且詩六義興多於比記竹西亭類曰主人清脩
蓋取諸竹主人疎直亦竹是取竹與主人雖或不辭譬
如燕相得韓相書言舉賢治國治則治矣如本指何衛

淇澳之詩固美武王其言菉竹不過興爾所謂猗猗青
青果何預於瑟僊赫喧者乎說詩者不以淇澳菉竹為
比吾記定宇竹西求詳於竹殆不可也定宇盛年進懷
用世之志則有幹蠱之子可任以事務退為山林之趣
則有嘉遯之地可怡其性情斯則作亭之意不可不記
也是為竹西亭記

其樂亭記

宜春士駱秉括名其燕憇之亭曰其樂吾兄南翁嘗館
穀於其家以秉括之意來求文記之子謂昔之君子於
其歲備游息之所有所懲則名有所慕則名惟有所得
以名斯志喜也其樂云者孔子以稱顏子者也近代周

以樂名其亭曰其樂亭
言樂率皆引而不發欲使學者自有所得爾未得而尋
必有其方也已得而居必有其處也樂不可以言喻而
可以學求處不可以力到而可以學致故非學無以知
方非得無以知處秉括從事於斯久矣今以著名其亭
後可知矣乎予謁告來歸亦思從容名教之樂何時徑
造其樂之亭從主人問其樂之處也

圭齋文集卷之六終

圭齋文集

附錄 圭齋集

附錄 圭齋集

序

防里歐陽氏族譜序

歐陽氏之初望出兩郡千乘中絕今存者皆渤海裔也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易考又自唐以後譜學又廢我文惠公最先倡之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先備今或不歸然則以子孫衆多轉徙不常也吾家自趙宋淳熙丁酉高祖八府君自防里遷劉之馬渡曾大父宜軒先生自馬渡遷長沙大父濬軒先生及先太常渤海伯復居于瀾聞八府君在時間歲一至防里由曾大父而下仕

圭齋文集卷之六終

成後學劉軒校正

序

防里歐陽氏族譜序

歐陽氏之初望出兩郡千乘中絕今存者皆渤海裔也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易考又自唐以後譜學久廢我文惠公最先倡之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先備今或不備然則以子孫衆多轉徙不常也吾家自趙宋淳熙丁酉高祖八府君自防里遷瀏之馬渡曾大父宜軒先生自馬渡遷長沙大父濬軒先生及先太常渤海伯復居于瀏聞八府君在時間歲一至防里由曾大父而下仕

學四方至者蓋鮮獨幸我族屬不可鄙夷而得叙其世
次焉頃予在朝防里族兄奇翁先生遣姪夢子京師去
年謁告南歸又勞予于家且囑叙其譜焉余方約為書
序之行嘗得備詢而悉載之未幾予環之使至是以不
果來也因念吾宗之盛儒者又多譜或不一致貽先正
異齋公之恨然以予今日之事觀之又何恨乎昔人耶
雖然族譜之作將以重倫紀厚風俗使其子孫知源委
之所自足矣必求如唐人之譜學自受姓以來皆有可
考則固有難者矣無已則用吾文忠公之法姑叙防里
之近者焉則庶乎其可訪求也譜留予所半載迨將北
行乃叙而歸之奇翁以俟他日

彭氏族譜序

分宜彭氏其先東漢長平侯宣居淮陽傳九世至北齊
陳留王樂居安定又八世唐禮部侍郎景直居瀛州子
構雲避天寶之難遷江右傳四世為安定王玕居廬陵
玕兄弟五人為太尉者四子十一人人皆檢校大傅大
保六曹尚書諸鎮刺史孫二十七人相繼登進士第為
顯宦五世孫嗣慶復遷分宜縣南之珠溪今珠溪族甚
盛或隱于林麓或顯于王門卓犖豪傑世不乏人或明
經而脩進士之業者殆不可量子嘗讀彭氏家傳王雄
據一方士馬精銳數與淮陽爭衡湖南馬楚為之請于
後唐錫爵崇貴述其材智英毅豈下五季諸雄哉惟能

自處冲抑不竊位號故其子孫衆多美譽不墜此殆鬼神
神之福謙者歟傳又言王亨年九十有八繼學不衰子
弟後授二戴禮及春秋者千餘人非有絕人之資不至
是也抑彭氏世有聞人爵為侯王長平侯以文學陳留
王以武功安定王資兼文武繼自今為子孫榮耀先訓
實表先業文武以應國家之需則是顯融者豈有既哉
殊漢之彭吾防里之歐陽族望相同婚姻相繼故叙是
譜不辭

白石周氏族譜序

六朝以來家有譜系之學又有譜系之書隋經籍志載
天下郡國族譜若干卷吉州譜一卷吳郡袁州稱是江
右諸郡詳他郡也唐世此學此書盛行五季清亂四方
割據焉殷在湖南獨能輕徭薄賦又招納賢者故中州
名家士多歸之後以希聲兄弟爭國士稍稍散去今觀
廬陵周氏族譜言其先世避地江淮丁馬氏亂復徙金
陵蓋唐末自中州依馬氏及亂而遷此亦當時之一族
也但譜云江淮當作江湖殷境土未嘗及淮考之馬氏
失國既久南唐始亡周氏府君羨仕唐至僕射理宜然
也由僕射迄今冠蓋不絕屢遷而不替則周氏之德其
盛可知矣孫名師韓者有志於譜久備錄而刻之猶子
諒以刻本至京賤余求志其快夫譜學廢譜書亡已久
余何幸見古道於周氏然余嘗以杜君卿作通典詩譜

書具存而杜不紀錄為可恨今則無所於購矣通承勅
脩經世大典偶見周譜因附著予感於斯且志吾廬陵
之人尊尚氏族其來甚遠也

後林周氏譜序

廬陵周叔量以其族譜謁余序其端予序南北大姓多
矣求其自受姓以來世系不絕歷歷然可考者鮮蓋由
世變相承或斷續於南北六朝之離合或散逸於五季
列國之紛爭往往而是也唯代有聞人出而振起之及
有卓識之士當世變之來善擇地以處則族可至不絕
譜可至不墮也予觀周氏始遷周原迨漢之爵徹侯者
有其人又降而為魏博士歷晉至北周為長安之周甚

難避地金陵五世矩事南唐為御史晚愛廬陵山水之
秀可居遂依郡公楊竦而家焉即今之西昌宋初有曰
史館學士有曰光祿僕射皆傑然表於其族淳化而下
官業日盛朝廷賜其所居里曰爵譽六世倩又嘉慶成
泉石之勝曰後林而徙居之內附後子孫亦能輯其前
聞由是詩書之澤與爵譽相輝映蓋九世于茲矣叔量
受知當揆被選為公府掾會有特旨省臺通用南北士
遂應令首為御史臺掾遷臺照磨進中書檢校官因思
近代名公卿有自以先世或闕於偏方不獲有聲於中
國及貴徙居中州頗為士論所少今觀叔量之際遇則

為子孫相攸唯當以山水風俗之美若地里之僻在自當遇大同之世推一世之公也雖然居者種德以茂其後行者畜學以發其身元宗之道在是而已爾叔量名浩學行偉然特譽歸之後林周氏之復盛其助於斯乎

廬陵中州劉氏族譜序

前代藝文志載郡縣氏族書甚多士君子若唐路氏宋呂氏明譜牒之學學者亦不乏人近世氏族書散失士於譜學無聞中州故家屢更兵燹仕者投牒天官會大父大父或犯其諱其族譜可知矣江南內附多不煩干戈承平既久冠蓋之族幸遭明時涵濡深仁徃徃治其家譜不知者以為一家之私事知者則以昇平之氣

於此至正壬午十月

與中州劉君西巖及宗海會于山中出其所脩族譜示余徵余叙其事廬陵劉氏之顯者獨多於郡中州族自廣平來始祖紹聞府君傳至今歷十有七世詩禮相仍簪紱相踵試閱其編支分派別昭然在目西巖宗海二君之用心可謂勤矣予族宜陽而家劉居間屢欲訪族而阻疾聞族有善醫往即之中途見劉氏族譜私竊自喜知吾族之必可訪疾已者幾半故因其請而樂叙其悞端紹聞歸宋積官運使其子有與金陵李氏姻戚者蓋大姓也其詳見王城山先生及宗海自叙云

國朝名臣事略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脩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為
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甚言詞章講論既有餘暇月
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錄之凡有元
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閑居紀錄師
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
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言擲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
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脩同預史
屬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
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相
耶律揚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葦城東平登
昌之方畧二王揚徐之詞章制事費地之政事興元順

此書之體裁
凡有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閑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言擲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脩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揚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葦城東平登昌之方畧二王揚徐之詞章制事費地之政事興元順

通鑑綱目書法曾其概乎余從友人鄂省宰屬馮君
子羽得而讀之三復歎之曰春秋微公穀啖趙諸說猶
可綱目微錫氏書誠不可也何時歸青原故鄉願即先
生一二而揚確之姑志余說于秩末

忠史序

忠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
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
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為非而實然也或曰臣
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
也禮記所謂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
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

忠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
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
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為非而實然也或曰臣
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
也禮記所謂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
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

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敏不勉之義上下之間
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為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
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已推己二者出乎其間
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
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亶其嚴乎香易楊玄翁有見於此矣大父通
守左軒先生當宋季官守以正直聞臨難以死節著玄
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
子大義粲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己者悉
錄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
心跡形似之間皆有以要其實是非瞭然不繆於古人
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
涵養省察之功蒞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直言極
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
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即天地閉塞賢人隱
甚可畏也余為國子博士時職當校獻書既表章之猶
恐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
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虛籟集序

古人之詩被之絃歌其入人之深猶有待於聲今人之
詩簡牘而已或一字之工一言之妙真能使人心存而

不忘以是徃徃知音於千里之外會心於百世之下求
其所以然而莫知孰使然非天乎愚讀秀江縣春洲詩
清曠簡遠擬古精到有韋柳風而自名其集曰虛籟嗟
乎瓠者吾知其為匏甯者吾知其為管今吾與春洲神
交冥漠於不識不知之鄉讀其詩愛其人吾不自知吾
為何心此蓋南郭子綦之所為隱几者耶抑又聞達人
之詩猶治世之音人未達世將治有識者察焉天地間
有無相推虛實相感叢之妙萬物者其在乎此孫君勉
乎哉吾有以知君矣題而歸其詩

至正條格序

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中書省臣言大元通制

為書續集於延祐之乙卯續行於至治之癸未距今二
十餘年朝廷續降詔條格法司續編格例歲月既久簡牘
滋繁因革靡常前後衡決有司無所質正徃復稽留奸
吏舞文臺臣屢以為言請擇老成耆舊文學法理之臣
重新刪定為宜上乃勅中書專官典治其事遴選樞府
憲臺大宗正翰林集賢等官明章程習典故者通閱故
府所藏新舊條格雜議而圍聽之參酌比較增損去存
務當其可書成為制詔百有五十條格千有七百斷例
千五十字有九至正五年冬十一月十有四日右丞相阿
魯圖左丞相別里怯不花平章政事鐵穆爾達鐵穆爾
班納麟伯顏右丞相搠思監參知政事桑兒麻班等入

奏請賜其名曰至正條格上曰可既而群臣復議曰制
詔國之典常尊而閣之禮也昔者周官正月之吉始和
大宰而下各以政教治刑之法懸之象魏挾日而欽之
示不敢廢也條格斷例有司奉行之事也甫刑云明德
刑書胥占其兩從來遠矣我元以忠實治天下寬厚得
民心簡易定國政隨事制宜晉叔向所謂古人議事以
制之意斯謂得之請以制銘三本一置宣文閣以備聖
覽一留中書藏國史院條格斷例申命錢桴示萬方上
是其議於是厲玄叙其首篇玄乃拜手稽首揚言曰人
君制法奉天而行臣知事君即知事天敬君敬天敢不
敬法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或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我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又曰雷電噬嗑
君子以折獄致刑二卦之象為雷為雷所以明天威也
繼自今司平之官執法之士當官蒞政有徵是書毋瀆
國憲毋干天常刑期無刑責自此始亦曰懋教之哉

奕序

古者人生入小學比及弱冠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
事已徧習矣他日因射之餘意為投壺且寓禮焉因數
之意為奕且寓智焉其初皆足以養其良心而合乎張
弛之道者也投壺之說見禮記奕之說孔孟嘗及之世
傳堯以丹朱少智教之以奕雖未必然然奕有算法存
焉足以導智容有是也今小學之教久廢而二事以為

伎精之者徃徃名世焉廬陵嚴德甫善奕初集奕法為書異文可故家子也乃以家藏諸譜又益之奉禮青城楊君以書來為之求叙將錄諸梓以廣其傳予性猶且拙少賤力學乏暇於琴於奕皆懵然每為大夫士所哂揚君之請愧不能言奕之幽妙以各之姑叙其所知者如是

考古臆說序

昔誠齋先生解易取史事以證爻辭安成李廷傑上書取史事以言時務皆能極事變而盡物情非特足以垂來世之戒推而行之有足以救當時之弊然非學博而義明焉能援據如是之精覈論訂如是之詳切耶舉子學東晉書司之伯之志已往持運

鈐岡續志序

郡縣之圖志何為而作也國有賢守令猶家有賢子孫守令保圖志以治分地子孫保關券以治分業能治其所有即為賢矣因田野之有定界也而考其有汚萊者乎因戶口之有定數也而考其有流亡者乎因賦役之有定制也考其在公者有湮沒乎在私者有暴橫乎因

士習之有舊俗也考其有可匡直而振德者乎有可濯磨而作新者乎治之而無倦則田野可闢戶口可增賦役可均風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則圖志可一日而闢乎分宜有縣起宋雍熙至南渡嘉定間謝令謀作縣志尋復不果淳祐黃尉始克成之混一以來更六十有七載浚儀趙侯尚之為尹百廢具舉乃作鈐岡新志以續前編書成適予叙族至邑南之防里侯以予於是邦寔多桑梓之誼以序見屬辭不獲則願以昔人治官如家之責告夫求芻於吾邑者庶知前人作圖志之意非徒以廣紀載備考訂而已將以為勤政之一大助也推本作者之意毘毳述者之事吾邑吾民其多幸矣乎

矣乎

風雅類編序

風雅之道先王治天下一要務也風即風以動之之風雅即雅鳥之雅以其身能動物也本於邦國播於樂府薦於郊廟以考風俗以觀世道尚矣然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孔子論韶舞本惟其聲武王所遭遇與舜不同世儒因其不同而優劣之未必聖人意也周衰風雅道熄既而聲音之學寢廢無已而求言辭之間則後世詩為近蓋其志氣之盛衰意趣之高下音節之淳漓於風俗世道猶有可考者是以君子有取也袁君懋昭作風雅類編介

予宗姪貞為之宋序見其凡例強人意甚多以世代次序此得詩譜遺法起四言至樂府止五言七言絕句論建精詳去取簡當他日書成於風雅豈小補哉余嘗典司太常又嘗出為觀風使者留意茲事而弗克遂偉哉袁君是編其為我趣成之

潛溪後集序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為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為盛逮及東都其氣寢衰至空居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于古南渡以還為士者以從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矣幻卑况不足以名家其衰

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麗以蔚元文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秦定天曆之文瞻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古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不少攝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寒舉不沾塵土其辭調爾雅如殷鼎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雜於古人篇章中蓋難辨唯真

知文者始信予言之弗謬予在翰林也又海內之文無
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
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二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
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
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文成者歟因書
以為序宋君字景濂濂其石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為
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入記亦公論云

易問辨

易之為書上通神明之蘊下該事物之理以變易為用
以會通為方其初立名起系我如是其為說宜無窮焉漢
以來易專門師多於五經而其疑尤多予有餘年未有

紀極族子貞歷考諸家之異同質正先儒之論議初名
易疑後改曰問辯凡三十卷用功精深可尚也吾宗巽
齋先生為曾大父冀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陽氏經學
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伐有其人蓋六經甫出孔氏
之壁歐陽氏即以八世博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
馬氏史學至宋君實復振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
童子問詩有本義凡宋儒以通經學古為高寔公倡之
故余見貞是編喜吾歐陽氏經學亶亶其不絕乎抑是
編豈獨便場屋之習山林窮經皓首之士見之未必無
助我之歎也貞為我勉成之

鈴南道上歐陽賓實詩集序

嘗有客論詩言古今僧之能詩者甚多道之能詩者絕
少予曰軒轅彌明奈何客曰或以為崆峒道士鄒訢類
也余曰嵇叔夜陳子昂李太白為詩識者謂其辭有飄
飄凌雲之氣蓋道家者流之餘風焉道士學之其為詩
何以加吾宗歐陽賓實寄與老子法他日以所作詩帙
遂來求序於余余讀之愛其清緻而有體其間幽閒之
容冲抑之氣又有因詩而足以知其人者以是知嚮之
論詩之言之未信也雖然余於賓實猶有甚可喜者焉
近日龍翔首座海東淖以能詩深為蜀郡虞先生所賞
識亦歐陽氏也今賓實詩聲日起豈非吾宗多文人秀
士寓跡方外尤能以所學知名四方歟東淖白水族賓

賓防里族云

梅邊先生吾汶藁序

論人行事故舉而稱之者其善為可數論人文章舉一
以蔽之者其善為不可勝數也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
渤海侯為大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
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往括風
運改世遷篤志稽古蘄為文章以見志予恨未及一識
他日從其門人鐫君省吾得吾汶藁讀之至生祭文及
相文作而嘆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
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
翁之為言為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

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為典謨為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為春秋為變風雅為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愚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環山詩藁序

予傾聽移日旅懷為之咨然今年予謁告還家復相遇於劉東之沙江出詩藁示予佳句疊見私竊自喜吾宗之多文人也齊吾盛年子長之遊方壯涉歷日遠覩記日廣吟詠日富大編巨帙當自此始老兄退處畎畝涼竹簟之風曝茅簷之日思草池之句得新集讀之亦足以怡暮景美三復玩味題而歸其帙

圭齋文集卷之七

圭齋文集卷之八

安成後學劉鈞校正

序

王振詩序

安成鐳君王振示予以舊詩藁佳句疊見而名其集曰進脩余見而歎曰異乎鐳君之名斯集也夫進脩之於詩岐而為二也久矣殊不知詩固一技技進於道莫驗於詩脩辭立誠詩非脩辭之要乎胡五峯見朱文公萬古青山只麼青之句改賦之曰山中出雲雨大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文公之學專務體用其教學者亦然豈必五峯而以此詩發之也如是則知詩為進脩之助豈小

補也哉王振諸體詩能為屢則不涉輕儇求去陳腐不
至峭刻吾又將於詩而得其人焉

梅南詩序

詩得於性情者為上得之於學問者次之不期工者為
工求工而得工者次之離騷不及三百篇漢魏六朝不
及離騷唐人不及漢魏六朝宋人不及唐人皆此之以
而習詩者不察也高安儒者曰易君南友恬愉清白之
士也富貴利達不動於其中游行江湖以得句為樂故
其為樂府為諸體詩往往出於性情之所感觸咸臻其
妙然其學問亦足以副之二者雖未能定其優劣而集
中之詩真然固佳作也京師近年詩體一變而趨古

李宏謨詩序

宋說科舉廢士多學詩而前五十年所傳者大夫詩多
未脫時文故習聖元科詔領士亦未嘗廢詩學而詩皆
趨於雅正舊謂舉子詩易如時文正未始也安成李宏
謨彙所作詩以成序讀之終篇語多清澹出時文舊
稟誠可尚也抑國朝取士之文先由雜興不知舊習
廢故他所作亦以與抑亦治世之音疏亦樂府自是始
與因序以志予喜

李希說詩序

予訪族安成多見佳士又多見佳作特歸得秀才李希
說山中小景玩之幾不能去乎盡作詩甚難多作不可
少作亦不可多作易強少作易弱二者皆不得佳句非
句不能佳與之佳耳境趣之生如不欲詩而不能不詩
古今絕唱率由是得也希說此景開卷第一首據賦有
我欲近自然物物由天成以是求句何患無佳句也予
此行喜見佳士佳句之多雖未見希說已見其人於詩
何時當握手與共論詩之者

劉執中詩序

為集者安成劉君執中集其所作之詩之編也集成
屬子序其端予見其集中樂府深諸體詩壯麗間

不為之為對於樂而有餘者也鳴不當則凶謙之為
對一平下如不足也鳴而當則吉何有於窮達乎執中之
鳴其鳴也發乎性情之真吾見其鳴之昌也中
子鳴鳴子和哉前所察之象上下感應同出一誠耳異
時中以其詩鳴而名實相資一鳴而聞于野再鳴而聞
于天可謂九皋之鳴乎哉

蕭同中詩序

予訪族安成多見佳士又多見佳作特歸得秀才李希
說山中小景玩之幾不能去乎盡作詩甚難多作不可
少作亦不可多作易強少作易弱二者皆不得佳句非
句不能佳與之佳耳境趣之生如不欲詩而不能不詩
古今絕唱率由是得也希說此景開卷第一首據賦有
我欲近自然物物由天成以是求句何患無佳句也予
此行喜見佳士佳句之多雖未見希說已見其人於詩
何時當握手與共論詩之者

以觀治道之盛衰豈不信哉楚與吳之詩不列國風而
近世江表詩甚多他日寘諸樂府者矣

月樓上人詩序

余頃得月樓上人投摯五言長律一首思致清醇氣格
深安知其為能詩者及觀全集大篇短章疊疊佳作然
則唐之九僧不專美於前矣士大夫非無能賦之才進
有嘆老嗟卑之心退有啼飢號寒之累其不爾又有懷
舞固寵之思憂讒畏譏之慮昏濁其神志凋落其精華
求其者欲戰而天機深與山間林下之高士角一日之
言則亦美是直上人之精於詩也夫息而題其秩端

往年鄧君以道為藩守憲又請于郡使者以一檄諭獨
入數千出降列郡征戍一日而撤其民歡忻鼓舞滂氣
頓息使者由是論功進爵後使者至復質往事知功由
一檄謂以道曰兩江岑黃拒命兵久不解始以舉措弗
當貽畔至今若復馳一檄紓其抑鬱之氣示以禍福之
機蠻亦入耳烏得不從使者又說命以道立草檄文遣
辯士馳入岑黃洞中二獠得檄感泣曰今日下情得上
達矣乃問草檄者誰斯人得吾遠人情實如見肺肝請
悔罪納土各遣子弟奉貢既達朝廷矜之為之賞賚有
差後使者又以是峻遷於是言者謂賞不及以道不可
代陳其勞天官為減一資歷而已余為大司成以道調

官京師欲見其檄得其古文數篇甚佳而檄終不以自
暴後自粵中見寄近制往往可愛今過宜陽以道司蠶
府中暇以行餘全集見其大小詩文雜著等作如師中
丈人指為集定士卒稟令退就行伍無不整姪又如警
矇眊瞭通其能堂上堂下之樂各得其正何其能官也
世間不善遣文如不解事人作事位置失次令人悶悶
以道諸作一一合人意強宜其能官也夫以道所至著
稱廉幹在宜春淑慝分明民有郭郭可謂賢矣三復詠
嘆叙而題諸

劉桂隱先生文集序

廬陵劉桂隱先生文集序為之言曰士生

數千載後言性命道德如面質古人言成敗是非如目
擊古人其間命意措辭則欲求古人之所未道而又欲
不肯馳古人其事可謂難矣或曰難可但已乎曰不然
有一定之法而蔑一定之用者聖人之於規矩也有無
窮之言而懷無窮之巧者造物之於文章也是故巧能
為文章不能為規矩倘故常而為規矩者狂之於巧者
也法能為規矩而不能為文章守故常而為文章者狃
之於法者也今余讀劉先生之文溫柔敦厚歐也明辯
閑雋蘇也至論其妙初豈相師也哉又豈不相師也哉
或曰妙可聞乎曰妙可意悟耳試從鍾先生求之蓋有
不可得以言傳者矣而况余乎雖然余所謂規矩蔑一

一定之用文章懷無窮之巧者庶乎近之劉先生文傳世可必尤長於詩詩五言古體短章尤佳因書以為之序

族兄南翁文集序

族兄南翁過余瀏上示予以文藁讀其文廉靜而深醇是四辭者昔人嘗以稱人之有德者矣今予以稱兄之文必有所見也兄抱道自足無求于時故形諸外者亦有德之言乎吾江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倡為古也竊惟近年江右士為文間使四方學者讀之輒愕相視曰歐鄉之文乃險勁峭厲如此何不舒徐和易以宗吾六一公乎蓋嘗究其源焉吾鄉山水奇崛士

多負英氣然不免尚人之心足為累焉耳夫文上者載道其次記事其次達焉烏以尚人為哉歐陽公生平於平心兩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前輩論讀書之法亦曰平心定氣入能平其心文有不近道者乎兄文廉則不誇靜則不躁深則不膚醇則不靡尚願羽翼吾歐陽公之學以模楷後進之士將見江右之文章粹然為四方師表矣

贈李敏求序

昔者聖人之教學者不貴資質高學問往往引己以喻人故嘗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世學者率以為聖人謙辭殊不知問禮問官八太廟之問

孜孜焉實用其力又非特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為然其
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何
事乎禮義而已矣斯言豈吾欺也廬陵朋川李氏唐西
平王之後也族多文人有字敏求者屢以詩義貢于有
司聞余至安成族中介予族姪用賓以來見愧無以益
也因即其字為序以贈之敏求將去復問曰敏何先曰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吾江鄉能訥言者恒少子敏
於內請自訥於外始

送虞德脩序

天曆二年夏洪省駙使虞君德脩護送公賦來京師冬
十月竣事復乘傳歸縉紳士夫賦詩以餞授余以首簡

德脩之先君子蜀郡公於長沙
今以文翰萬吏又幸獲從其仲氏奎章閣學士于朝寔
有世契誼不得辭夫君子之從王事國爾忘家義也故
天倫之樂與夫人爵之貴二者之輕重雖較然易知然
求其合并亦人世之所難而造物之所靳也奎章公被
天子眷遇待問密勿其雅尚高致固未嘗食息不志於
江湖之上思從諸昆於山水之間以暢其平生達觀之
懷而勢有不可能公亦豈得直情而徑行哉德脩乃能
因王事之便以勞仲氏於數千里之外其樂之巨量此
非可以言喻而增秩之華錫予之寵又適合并於斯時
可謂盛矣夫奎章公辯色入直日未入三刻始退就舍

然如司馬君實時其寒煥飢飽於其兄蚤暮不懈也今
翩然以南意其出郭而送別登高而望行遙見夫烏帽
出沒於黃塵之郊此境此况昔人之見於歌詩者豈非
君為今日賦者耶作人趣行祖道有作請以是為序

送鍾文廷之清江錄事序

安成士登第自鍾文廷始調清江錄事得視牧守縣大
夫為親民長官自重宜矣其行歐陽玄重告之曰周官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今之錄事治城市閔
廂大畧相同而古今之制則不侔矣古者都邑如井田
畫為九區前二區為君之宮之廟社之廳治後一區為
市左右三區為民居市別為四門日出而啓惟民得入

為蓋二畝半在邑之農也其餘大夫士凡有爵祿者入
市有罰所謂出一幙一幣一幅一帷之類是也內而天
子之都外而諸侯之國同一法其君過市則有刑者赦
所以別尊卑也古法簡古俗淳惡賈而抑末尚爾今夫
錄事所治則市人居民出入同其門綜理同其官而况
百族之寓公四方之游士官府之府史胥徒兵戎之游
徼以逮卜祝老釋之流又下而百技工巧駟僮負販奴
客倡優滄屨而襍由之如是而望其布治教平政刑一
其量度禁令如古司市法不既難矣乎雖然儒者將為
政必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漬氏
踰境而從此亦其有道者乎或聞玄之言而笑之曰迂

儒者
其人而讀周公之法欲進錄事而行孔子之
一特甚嗟夫文廷儒者也進士也玄語儒者
及其
送翰林應奉李一初南歸序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貢三人
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
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
南士初登第八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備史
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難遇也故衆人之言曰
天以斯文之澤鍾於一初者何其厚耶余之言則曰儒
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慶

何其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莫不願
之成至於希有之遇可必於天耶雖然一初得闕內補
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
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
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於其所事
是豈獨為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之人吾黨之士
喜稱樂道以致其勸相之辭者也

送鍾仲宣歸隱東山序

子甲寅乙卯間與計偕至京師時安成鍾仲宣為尚方
大醫數被恩寵奏之輒劾獲金繒之賜又嘗奉命乘傳

至於大漠瘴疾藩邸有奇功受厚賞於是服飾鞍馬皆
華好如素富貴人第見其負氣岸不詭隨又好撫難經
索問勿眇辯詰同列以故同列往往病之後是三十年
再會仲宣於輦下顏色蒼古而議論不衰袖中出東陽
詩卷謁予贈言且予謂東陽者吾鄉之山名也山有林
泉之勝吾雖居此將及三紀而遠引之志未嘗一日不
在此山也先生盍為識之予復仲宣曰漢東方朔言馬
門可避豈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予愛朔言大似有理
士君子涉世以跡不以心故能無累於斯世朔譏猾佞
晚處公卿間無所避忌雖待公車彼山林士孰能尚之
我仲宣權然曰吾樂吾東陽言曰矣聞先主言其去

以留乎請書以為贈

送鍾仲賓歸安成詩序

老病侵尋蚤引年命車先向里門懸獻方謾有求文客
市藥應無買賦錢顧我燕毛慚晚進感君鴻寶試家傳
青原舊友如相問雪夜時乘訪戴船

延祐乙卯予初擢第國醫鍾仲宣訪余旅邸時醫道甚
行方被恩寵但見論議辯說予敏無少貸心恐其不見
客於同列也泰定丙寅余召入朝詢其近况衆醫曰仲
宣謁告歸矣至正甲申余以總裁三史之命晚歲復入
詞林中仲宣亦至自南中比初鬚髮蒼白而不少衰後
輩亦嚴憚之未幾後余求東山序浩然有歸隱之志公

卿貴人偶有難已之病衆醫相視縮手思吾仲宣而不可得矣去冬予以病告老歸澗上客有薦劉君仲賓為予診候問之仲宣乃伯氏也其取藥服之無疑知其世醫為可托既獲其效尤敬其為人仲賓身居市肆而無商賈計利之心口誦醫書而有儒者救世之志是可尚也歲莫別予還安成且求予詩詩不足以盡子托交之意又係以叙云

送伍成均南歸序

昔子路言志聖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日夫子稱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能不以貧富動乎其中誦詩之不攸不求以美之二事正相

表裏子路之所志即夫子之所稱也今世布衣之士好以惡衣羸服傲視簪紱往往援子路以為依據殊不知子路所言車馬輕裘則其平生服御未嘗不至於華且好也惟己之華好猶思與人共之雖敝無憾則人之華好在此無羨在彼無媚非所謂不攸不求者乎自世以科目取士士子得失之相形有大於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矣安成伍成均奮起世科之後領薦於鄉試預貢于春官而以額溢小却乃能泊然不以得失入於其心是可嘉也矣嗟乎成均今日之偶失利不以人遺己為憂他日而遂得雋其思與人同其樂也必矣故以子路之言志亞於曾點之浴沂者告之且使其駸駸於聖賢

之事當自此始也

慶錕一山八十序

廬陵錕公一山先生明年八十鄉俗於其初度之日豫致耄耋之慶子松州判官省吾適留京師將謁朝之縉紳士為歌詩歸以娛其親謁予為之序余謂省吾曰水陸之奇南北之產籩豆之珍脆筐篚之麗密咸萃輦下君幸至於斯思所以為尊公壽者捨彼而取此何歟省吾曰不然吾聞君子致其愛敬於親養志為大口體次焉君何責我以口體之奉乎且口體固不廢也親志之所樂為之子者豈不知其所在乎此吾之所以有請於縉紳士也余謝前言戲君耳雖然當廣君之意以告同

志昔者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諷其大夫官師日誦雅以相戒夫衛公固以是為進德之助然而音節之和有以宣其湮鬱聲文之美有以導其愉悅衛生延年之道其有以加於是乎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介之為言助也介必有祝頌之辭辭意而已矧歌詩者又有益於壽乎願以是為作者之倡云

士齋文集卷之八

七

...

...

...

...

...

...

...

...

...

